



华不注投稿邮箱：
qtwbhz@163.com

【足迹】

探险防空洞

□陶玉山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珍宝岛之战后，全国进入了备战状态，无论是单位、商店还是居民家里的玻璃上都粘上了米字形的胶布，同时全体总动员，挖防空洞，几乎家家户户都挖了一个防空洞，以备敌人炸弹侵袭。大街上更是到处都是防空洞。有人说济南的地下都挖空了，所有的防空洞四通八达都连接着。

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对备战很陌生，也没多少兴趣，能够自由自在地开心玩才是主要的。没有事时，到各家各户的防空洞里钻钻看看，玩捉迷藏。玩得次数多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感觉索然寡味了——各家各户的防空洞太小了，玩得不过瘾。“昨天下午我听人说西门西边的防空洞里挖出了许多东西，我们不是也去看看？说不定还能有意外收获找到宝物什么的呢。”小伙伴三儿忽然提出这个看法。大家心中一亮，很振奋，小孩子特有的好奇心上来了。“对啊，听说那里的防空洞很深，很长的，比我们家里自己挖得好多了，说不准真会有惊喜发现。即使没有惊喜发现，单是探险也很刺激好玩。”说干就干。大家急急忙忙地分头准备，回到各自的家悄悄拿来火柴，三儿还把自家的手电筒偷偷拿来。

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小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西门西边，就是现在的五龙潭公园南门附近，不费劲地找到了防空洞的一个洞口，大家齐动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洞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门移开一道缝，怀着新鲜和希望高一脚低一步地进入了黑咕隆咚的防空洞。印象中的防空洞是弧状的顶子，里面很宽敞，走不多远就可以看到有许多学校里教室大小的房间，在火柴烛光的映照下，显得非常气派空旷。这么干净整齐的地方，别说是宝物，就是老鼠也不会有啊。我们大家不免有点失望泄气。“再往里面走走，没有垒砖的土墙里也许会有好东西。”平时挺机灵的小六子说。大家都赞成。可是老是划火柴照明也不是办法，三儿不知道从哪儿捡到一个光秃秃的笤帚头，大家将其点着，刹那间，温暖通红的火光照得防空洞如同白昼。我们的情绪更加高涨，一边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一边相互簇拥着继续前进，我们探险的同时也期待着还能找到宝物。

防空洞似乎没有尽头，越走越深，甚至感到浑身冷飕飕的格外凉，笤帚头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短短的一块。防空洞里空气稀薄，随着呼吸急促，伙伴们的兴趣慢慢减弱，有的还产生了怯意，此时探险的刺激和寻找宝物的兴奋都没了，光想着怎么才能尽快走出防空洞。我们几个伙伴一边走，一边瞪大眼睛四处张望，伸开双臂摸索，寻找着出口。后来，个别胆子小的竟然死死抓住年龄大的衣襟，生怕眨眼的工夫就会落单走丢。只记得那路特别长，特别难走，有时低洼处还有积水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滑倒摔着，伙伴们只好互相抓着拽着，手电筒的灯光显得格外微弱。正当大家心急如焚、不知所措时，一道期盼已久的微弱亮光出现在前面。“快到出口了！”大家你拉我拽地快步往上走。灿烂的阳光照得我们几乎睁不开眼睛，过了一会儿，才稍微适应，急急忙忙地定睛细打量，原来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来到了“东方红”（现在的大观园商场）十字路口的东头。

这条当时横贯济南东西主要道路的防空洞，后来改造成为济南经四路人防商城。现在每经过此处，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年少时的这段“探险”经历，忍俊不禁，感慨不已。

【琐记】

老济南的澡堂子记忆

□崔秋立

有朋友饶有兴致地讲过一个段子，说当年有一小美女，嫁给了富二代，住进了小别墅。邻居们去看之后，大开眼界，便以此教育自家的闺女：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嫁人要嫁这样的人。不为别的，人家家里就有澡堂子。

他们说的当然是现在已经很普及的卫生间，但那时老百姓大都住平房，洗澡上茅房都不方便，不知道有“卫生间”这词儿。能洗澡的地方，就叫澡堂子。个把月，甚至大半年才能洗次澡，家里有澡堂子，自然令人羡慕。

我对澡堂子的最初记忆已十分模糊。搜肠刮肚，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五岁的时候，跟着祖母去北京洗过澡。年龄小屁事不懂，可以混进女澡堂，女人什么样，男女如何有别，都记不得了，依稀印象是被摁在一个浴盆里，窝屈着，被大人翻过来调过去，搓得身上到处疼，不舒服，挺受罪。

后来大些了，到男人成堆的大澡堂子里，觉得洗澡还有些乐趣。

澡堂子里都有一个大池子，几十平方，半米深的水，热气腾腾，比窝在浴盆里痛快。上小学那会儿正是喜欢玩水的年纪，便常把澡堂子当成小游泳池，虽然不能畅游，但总能扑拉几米，扑腾几下。这大池子里的水是不怎么换的，再加上池子里的人多是数月没洗过澡的，因此水上总有些漂浮物。但那时没人介意，大人们光着屁股在池子里泡着打肥皂搓泥抠脚丫子，各种隐私一览无余，孩



曾经的华北第一池——铭新池。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投稿邮箱：fixiaozuoxie@163.com

生命中那个不一样的女人

□木水

情人节的第二天，她发来信息，想一起吃个饭。

若往常，他多半不答应。从来都是他找她。找她，当然不是为吃饭。这次，碰巧他活动不多，他也有一段日子没见她了。

约在晚上六点。地点是她找的。在一个小小的西餐厅。门面普通，里面倒干净、雅致。胜在环境隐秘。她知道他的习惯。

找到那个小包间。她已先到。茶几上摆了样菜，荤素都有；两瓶红酒，已开瓶。他一面脱外套，笑道：怎么看着像鸿门宴？

她没应声。两个高脚杯各倒满了红酒。他刚坐下，她已端起一杯，全喝了。他诧异，却并不说话。

她歪着头，又在自己的空杯里倒满，几口并一口地全饮下。她不看她，只盯着空了的酒杯，说：昨天，我等了你一整天。

哦。昨天一连开了几个会。忙。他说。

他当然不只是开会。会与会期间，也与几个关系指尖飞舞了很久。甚至会议之中，微信也未停过。下午的一个会之后，他还抽空去赴了一个约。从进房间到离开，只一个小时。倒也够了。这一两个年轻的，有点脾气，是需要稍用心应付一下的。情人节嘛，女人总好这个。

子们就在水里戏耍，都恣儿悠悠的，没觉得不舒服。

大池子旁边往往还会有一两个小池子，温度高得多，人也少，所以水较为清澈。但我们小孩子一般不愿进去泡，烫得受不了。

济南最好的澡堂子当数铭新池，在经三纬二路东北角上。这一带是旧时的商埠，多是欧式的建筑，这铭新池也是欧式风格。坐北朝南，三层楼，白墙红瓦，巴洛克式的门窗，看上去不像是澡堂，像是欧洲的小宫殿。高台阶，厚重的玻璃门安着铜把手。进门后有个小厅廊，人多的时候需要在这里等候叫号。有空位了，有伙计吆喝着引进去。里面几十个床位分列两旁。俩人一组，中间放一个茶几隔开。然后脱衣服，背心裤衩放在床头的小橱里，外穿的衣服，服务员会用一根挂衣杆挑起来，挂在高高的衣架上。脱得光溜溜的，肚皮上搭上个浴巾，下池子泡澡。洗浴间空间大，周围贴着白瓷砖，光线也好，亮堂堂。泡完了，淋浴头下冲冲，回到床上，啜两口茉莉花，搭上毛巾被躺下眯一会儿，有时间和兴趣再下池子泡泡，泡泡，躺躺，再泡再躺，熨帖大半天。大人们讲究的，还会叫个师傅搓搓背修修脚，整得干干净净，出门时，脸红扑扑的，像换了一个人。

周末或节前人多，就不能在澡堂里滋润，跑堂的会不断地大声催促：人多屋子窄，凉凉穿衣裳。

铭新池的票价贵，离家也远些，不能常去。我小时更多的是去离家比较近的“四海春”浴池，那就差多了。

出了馆驿街，走过英贤桥，来到筐市街的一个小胡同里，就是四海春。这家澡堂子门头不大，平房，挂着个脏门帘，撩开进去，只觉逼仄昏暗。洗澡的池子小，显得拥挤，活动不开。光线也差，进去之后，热气一蒸，看不见人形。所以到这里，只能是为洗澡而洗澡，算不上享受。虽然也有床，也上茶，但洗完了我们就急着走，不愿多赋歪。

后来城里大小工厂都有了澡堂，我们就不大花钱去街上洗澡了，而去工厂蹭。洗澡的意义也就不是为了讲卫生或者那点享受

但是他没有联系她，连一个问的信息都没有。是他忘了。记起又怎样？以他与她的关系，不需要费心去哄。

他和她，在一起六年了。但真正在一起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的身份，要求见面的场合非常隐秘、安全，尤其这两年，到处风声鹤唳，他不能不处处小心。而且，他当然不止她一个关系，他常常忘记了她的。

女人，也就这么回事。以他如今的地位，主动追上门、扑上身的，挡也挡不住。都一样。

不过，若细想起来，他生命中还真有一个不一样的女人，应该是女孩。他上高中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们晨跑时，他看到空旷的篮球场上有一个高个子女生在打篮球。她穿着一套非常醒目的蓝白相间的运动服，他自己从来没有过一套运动服，都是几个哥哥剩下的，到了他这里，很破旧，更不成套，他穿在身上，总觉得像混进了部队的杂牌军。他认出那女生穿的不是他们学校球队的服装，有次他耳朵里飘进别人的对话，说女生是从省城到这里借读的，因此什么都可以和他们不一样。

有一天，女生的球飞过球场停在了他脚下。他抱起球。晨光下，他看着女生雀跃着跑过来，越来越近，她的腿那么修长，她好看的运动服发着光。她从她怀里拿过球，笑着说，谢谢。是好看的普通话。

从此，每天的晨跑他比任何人都起得早，花费很长时间梳洗，他又羞惭自己破旧的运动服，每次都

了，而是借此出去玩玩，到工厂里逛逛。

父母的小厂子在城南，建国小路上。我们常常花上半天，沿着现在顺河高架桥下面那条臭水沟一直走到铁路中学，上岸，走不远就到了。只不过要说清楚，那时虽然也是排污的水沟，但水并不脏，没有现在臭气熏天的状况。

久了，也想换换口味，便跟着邻居白川到他父亲的大国营厂子里去洗。那澡堂子大，几十个淋浴头排成一列，一溜光屁股男人，哗哗地冲着水，蔚为壮观。洗完澡，顺便在厂子里转转，看看大烟囱，生产线，感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那厂子在东郊，二十几里路，蹬好一阵车子，出一身汗。洗完了骑车回家，还得出身汗，只是汗珠晶莹许多。

1975年，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到国棉四厂学了一段工，记忆深刻。除了和漂亮女工们朝夕相处，懂了些大人们的事，值得留恋的，一是可以拿个饭盒和工人们一样排队到食堂打饭，再就是天天可以洗个澡。下班铃一响，收拾收拾，扯块花包布，鱼贯进澡堂。那段时间男女同学二八年华，吃得好，又能洗澡，所以个个脸皮肉红丝白，焕发着青春容光，脸蛋更加吹弹可破。花包布就是那包棉花的布，吸水，挺粗糙，洗澡搓背正好。洗完拧干了，搭在车把上，一路风干着带回家，也算是个小福利。

泡澡中含着大道理。有一年小学校要开运动会，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比赛的前一天，不知谁提议要去洗个澡，于是几个小哥们下了铭新池，泡得好舒服。第二天上了跑道，却浑身乏力，一塌糊涂。事后检讨，都是因为澡堂子融了斗志，销了筋骨，坏了大事。从此知道洗洗泡泡和吃吃喝喝一样，绝不是小事。后来古今中外的事情懂更多了，知道泡澡不光影响比赛成绩，还可导致亡国。历史上，古罗马人就是大人孩子都热衷于泡澡堂子，不去创新创业，最终把江山社稷毁了，教训相当深刻。所以，这些年，见满大街都是桑拿和洗浴中心，常让我寝食不安，忧心忡忡。

尽力使它们显得干净、平整些。他心里有了一个梦。这个梦让自卑的他强壮起来，高大起来。

但是，球再也没有在他的脚下停过。有一天，篮球场上不见了女孩的身影，就像她突然出现在他的世界里，她又突然地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他不知问谁，他也不敢问，他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快30年了。人生真他妈的快。他在心里骂了一句。抬起头，女人已不知什么时候去了洗手间。她到底又喝了几杯酒？

女人留在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震了好久，他探头看了一眼，嗡嗡声停止了，手机屏保的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

照片上，一个少女抱着一个篮球，站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笑靥如花。

他心里突然轰的一声。

只一眼，他已看清，女孩穿着的那身蓝白相间的运动服以及那个他曾经走过几百次的学校大门。

女人回来了。眼睛红红的。

他盯着她，那张脸，分明是一张普通的中年女性的脸，可是那眉眼——

女人好像下了最后的决心，声音有些凄然：六年。我一直不甘心。可是到昨天，我对你的所有念想都断了——

他打断她：你老家哪里？她错愕，停了一下，说：省城。为什么会在这里工作生活？

我中学有一段时间在这里借读过。大学毕业后就来了。他看着她，说不出话。